

秦岭文丛
QIN LING WEN CONG

山月照我

杨焕亭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月照我 / 杨焕亭著. —2 版.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 8

(秦岭文丛)

ISBN 978-7-80680-858-0

I. ①山… II. ①杨…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5725 号

秦岭文丛

山月照我

作 者 杨焕亭
责任编辑 曹彦 史婷
封面设计 高方圆
版式设计 高方圆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兴平市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 / 32
插 页 2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850-0
定 价 26.00 元
总 定 价 175.00 元(全 7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3100 电话: 029-38821721

泪花中望你走进我的目光（代序）——写在 2010 年新岁之 际

一声钟响 微笑着踏上归途
正如我用哭声叩响生命的门环
梦里 水湄崖岸
那一树雪后的寒梅
玉蕊依旧累着素枝
而栏杆外 带着雨的梨花
送来溪桥畔婉转的柳笛
吹落关山几许
遗落的风尘
把挥之不去的眷恋
打成一个蝴蝶结
珍藏进日子行囊
就这样 轻轻地踩着
子夜的更露
走进我盈盈的泪光
盼雨的日子
我不愿回眸 重重叠叠的年轮
歌声只为姹紫嫣红吟唱一
一份不老的情结
散文 吻着残红初退
捧起庄周的青杏
而诗的凤眼 撩拨
伊人的衣带
染一缕蒹葭的绿色
妆点《诗经》的扉页
乐府里走着《汉武》潇洒的舞步

剑气如虹 天马如龙
枕着远古的涛声睡去
我愿长醉千年
在竹筒里破茧成蛾
唉！秋！衔着一片黄叶
掉进八月的月亮
大风吹我 满鬓芦花
铺开灵魂的雪国
感觉一抹夕阳的胭脂
悄然皴染生命的皱褶
哦！那荷锄的陶令
依旧在晚霞中蹒跚么？
是篱笆呼我 畅饮酒中的菊花
还是邀我 归去来兮
去吮吸豆角花的芬芳
爱过了 就是拥有
拥有了 泪光笑靥都是歌
我终于将昨天留在子夜的那边
不带染了一丝风尘的云彩
一声钟响 微笑着踏上归途
正如我用哭声叩响生命的门环

目 录

第一辑 雅韵陶我.....	1
第二辑 乡音唤我.....	47
第三辑 山月照我.....	74
第四辑 亲情怡我.....	113
第五辑 心雨润我.....	140
第六辑 文馨慰我.....	170
附录 良师益友杨焕亭.....	188
后记	190

第一辑 雅韵陶我

蓬舟吹取三山去

许久不曾上街了。

城市太小，整天地转悠，久了也会审美疲劳的，然而，不去看看，似乎又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缱绻和眷顾，隐隐地拱着心窝子，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依偎吧！于是，拣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不用乘车，也不用着急，缓缓地走到市中心的广场，就看到汉唐书城的门前围了一堆人，近前一看，却是一上街服务的书摊。闲暇时间淘书，是我写作之余的唯一爱好，看似不经意，其实心是跟着墨香放飞的，生怕因为自己的粗疏而有遗珠之憾。

然而，这一回，我没有白来。一本奶黄色的《清照词》似乎就是为着我而陈列在那里。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也不去问可不可以打折，也不去想买了之后还要不要到繁华的闹市区看看，交了钱，拿了书，转头就往回走——也许是因了性格的缘故，词人中，除了苏轼，清照是我最喜欢的词中才秀了。

一整个春天，把一本《清照词》翻来覆去地看，那些“应是绿肥红瘦”的艺术感悟，那些“人比黄花瘦”的情感折磨，那些“寻寻觅觅”的人生足痕，穿缀起多么丰富的文化情结。

—

爱！是穿越人类文化史长河的不朽的盛典，它在少女心中的位置有如青梅一样地充满着绿色的诱惑。公元 1101 年的春天，十八岁的李清照就终日沉浸在对爱的向往和憧憬中。而爱的精灵就在这个万千芳菲的日子叩击她的心灵之窗了。

清明前后的历城，正是露浓花瘦的季节，杏花谢了，桃花谢了，只有荷花刚刚从清冽的大明湖水中脱颖而出，亭亭玉立在万顷碧波间，新奇地张望着眼前的缤纷世界。而在湖边荡着秋千的清照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位风流倜傥的年轻人跟随着他的父亲——吏部侍郎赵挺之到李府拜望来了。他就是后来成为清照丈夫的太学生赵明诚。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时任吏部员外郎，有朋自远方来，他自然地命侍女传唤清照来见，这一半是出于对赵大人的尊重，一半是因为他的女儿清照实在是才思敏捷，让他脸上徒添了许多的荣光。清照那颗青春的心从此就不能安静了，她用一首很俏皮的词描绘她当时的心境：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点绛唇》）

好一个“和羞”，它包含了多少心灵的感受，是情窦初开的“羞”，是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羞”，是欲看不能，欲走不忍的“羞”，让十八岁的少女手忙脚乱，让聪颖明慧的才女心旌

摇荡，以至于头上的金钗脱落而浑然不知。花季少女李清照就这样地怀着一颗忐忑的、悸动的、晶莹的心登上了驶向爱河的花舟。

我们今天透过词人精妙、传神的笔触，依稀可以看出，清照的父亲虽然受着儒学文化的浸淫，却不似腐儒们那样的僵化和矜持，他的开明赋予清照以活泼、开朗、多思和纯情，赋予她以温柔、灵秀、率真和开放。婚后的清照，似乎更倾情于在她和赵明诚之间营造一种自由的、平等的和浪漫的氛围，他们对于机械的相敬如宾，对于呆板的举案齐眉不屑一顾，这在理学盛行的北宋年间，实在是一种思想的解放和个性的张扬。以至让我们后来的人们每每读起那些洋溢着生活情趣的词作，情不自禁地引发对于什么是真爱的怀想和倾慕。这是一个仲春的日子，新婚燕尔的清照夫妇沿着波光粼粼的大明湖踏青来了。他们相依相偎，他们携手同行，他们眉目传情，他们沉入彼此的欣赏和欢悦中，似乎并不顾及过往的行人们那些惊异的、挑剔的和不解的目光。忽然迎面传来卖花的声音，清照买得一枝怒放的春花，轻轻地插上云鬓，为的就是要丈夫在花与人之间做出一个审美的判断来。是人映得那花愈益地娇艳欲滴，还是花衬托得人更加地风姿绰约。也只有才女清照才有如此的自信和娇痴，也只有蜜月中的新嫁娘才会有如此的情致和妙趣：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减字木兰花》）

此时的清照，如同刚刚沐浴了晨露的鲜花，刚刚从云彩间伸出玉面的新月，刚刚从湖面上生起的朝日，她的心境是明朗的，她的情怀是奔放的，她的生命是湿润的。她自信在赵明诚的心目中，心爱的清照一定有着闭月羞花的美丽和多姿。而她的撒娇，她的俏皮，她的透明，无疑带给年轻的赵明诚以火热的情怀和活力。这不比今日里我们年轻的朋友们那种清浅的、浮躁的，昙花一现式的情感范式更令人神往么？

爱自己所爱之人之所爱，是爱的花蕾永远汁液饱满的奥秘。爱是烈焰，需要不断地加薪添火，才能炽热如初；爱是春苗，需要不断地壅土溉泉才能枝叶繁茂；爱是山光水色中的徜徉，需要不断地感知才能花明柳暗。明诚自幼受父亲赵挺之的熏陶，对收集古玩字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在太学读书，每半个月才能请假回来与妻子团聚。尽管思念的潮水一次又一次地扑打着他的胸怀，然而，对于金石的专注还是驱使明诚从太学出来就直奔热闹的相国寺市场，用当衣物的散碎银子买回他所喜爱的碑文和糖果，才回到温馨如怡的闺房。用简单的饭菜果腹之后，就迫不及待地“相对展玩咀嚼”，那些蒙着岁月沧桑的古物，将他们的思绪带到远古的部落时代。他们的笑声溢出小室，在新月下，竹影中荡漾，物质的贫瘠和精神的富有在他们心目中同样地诗情画意。而明诚也是清照作品的第一个读者。清照后来在《金石

录》后序中绘声绘色地刻画了他们妙趣横生的闺中戏语：“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决胜负，为饮茶先后。中，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杯中，反不得饮而起。”

其情、其景、其声、其容，跃然纸上。他们的情感之舟，驾着文化的风帆，在精神的圣殿徜徉，神游于艺术的瀚海，他们的灵魂在与文化同行的漫漫旅途中获得了冶炼和升华。他们也许不像今人这样把价值观说得直露而又明白，然而，他们走进彼此生命旅程的那一份执着，他们以对方作为自己情感依赖的那份真挚，他们相濡以沫的厮守和拥抱，都使得古往今来关于“爱”的诸多话题获得了质感的、诗意的、形而上的诠释。

二

这对在 1900 多年前升起在济南大明湖畔的双子星座，这对曾经让千古骚客们咏诵不绝的文坛双璧，从他们彼此把对方作为自己生命维系的那一天起，就不曾沉醉于个人的象牙塔中，他们命运的沉浮是那样水乳交融地与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交织在一起。这就注定了他们相爱的悲剧色彩和旋律的壮烈。

“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的报国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是很难摆脱宦海风险的。这对于他们，既是一种机遇，又是一种束缚。公元 1104 年，明诚从太学毕业，就遵循父亲赵挺之的设计，进入了官场。用我们今天时髦的话来说，算是获得了领取国家工资的资格。那时候，清照才 21 岁。如果明诚不醉心于金石古玩的收藏和鉴定，他们也许可以过得相对舒适和宽松一些。然而，他们却把俸禄全部用于对金石研究的投资。甚至遇见名人字画，不惜“脱衣市易”。有一天，有朋友拿来一幅南唐画家徐熙的《牡丹图》求售，对方索价 20 万。这是一个让清照夫妇刻骨铭心的日子，明诚和清照捧着画赏玩良久，如醉如痴，爱不释手，却因囊中羞涩而不得不归还人家，清照后来在《金石录》后序中这样记载了他们当时的心境：“夫妇相向怅惋者数日。”

然而，就是这样捉襟见肘的生活，也不容许他们平静地延续下去。不久，北宋朝廷内的新旧党争终于祸及清照夫妇了。公元 1107 年，佞臣蔡京得势，明诚的父亲赵挺之被罢免了丞相，5 天之后，含恨去世于汴京。明诚兄弟受到株连而遭牢狱之灾。明诚的落魄，成为清照词调由明丽走向哀婉的转折点。那些“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的明澈和俏丽，那些“倚门回首，却把青杏嗅”的情趣盎然，那些“买得一枝春欲放”的潇洒和闲适，渐渐地淡出了清照的视野。在与明诚天各一方的日子里，清照的心境蒙着令人断肠的凄楚。“女为悦己者容”，相爱与欣赏是一对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没有了明诚的欣赏，粉黛与她无缘，琴瑟与她无缘，笑靥与她无缘。没有了明诚的相伴，时光在她的意念中总是度日如年的停滞，

只有寂寞和无聊阴云一样地在她的眸子里番番环绕，挥之不去；只有令人迷醉的黄酒让她暂时地忘却了独守闺房的痛苦。这是重阳节的黄昏，阴沉的天空，萧瑟秋风中的黄花，又一次勾起清照对明诚的殷殷思念，引笔铺纸，那万千的思绪便都一起涌上心头了：“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

看着那婷婷袅袅的瑞脑香烟，一天一天地销铄着铜铸香炉，然后，慢慢地飘出窗外，消失在浓浓夜色中。它可知词人此刻的孤独和寂寞？那蒙上了凉凉秋意的玉枕、纱橱、纬帐，可知词人对亲人的思念？词人此刻想到了什么呢？她一定想到了往年的这个日子，与明诚登高赏秋的惬意吧！一定想到了初婚的日子，与明诚锦衾相拥，对月吟词的温馨吧？一定想到了饭后夫妇相向而坐，对饮菊花酒的其乐融融吧？而眼前却是形影相吊，凄清无比，清照怎能不潸然泪下呢？一句“人比黄花瘦”，催下了古往今来多少才子佳人的泪水。这个时候，清照已到了 34 岁的年龄，屡经沧桑使她的作品更趋成熟，情感的表达更含蓄，而却少了少女时代的明朗和跳跃。她不再直抒胸臆，更多地表现为主体界与客体界的“移情”和象征。清照的这种转变，后来使她成为宋词婉约派的代表人物。而对于我们今天生活在距清照 1900 多年的文学寻梦者来说，她无疑是我们心中的一座丰碑。

明诚的二次出仕，已是他们人到中年的岁月了。公元 1114 年到公元 1121 年，明诚为莱州太守，曾经在山东青州隐居的清照随丈夫到了莱州官邸。这五年间，她除了继续自己的诗词创作外，最大的收获就是帮助明诚完成了 2000 卷《金石录》中 502 篇跋尾的写作，然而，这样的安定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金兵大举进攻而不得不中断了。他们“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而含辛茹苦收藏的文物书籍焚于战火。清照描述青州陷落前夕惆怅的心境，至尽读来仍然令人回肠九结：“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匣，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也许是因为清照的诗才太光彩照人了吧？也许是因为她的那些断肠的吟咏负载了太多的艺术魅力吧？我们今人多关注词人的李清照却往往忘记了博物学家的李清照，而根据我有限的阅读经历，似乎很少发现把两种不同范式的文化达到如此完美统一的。而我更为动心的还是那句“知其必不为己物矣”的嗟叹。国之不存，人将焉归，况物之乎？无须寻章摘句，无须引经据典，无须清谈阔论，清照一声悠长的叹息，就把文化人对祖国的恋母情结诠释得淋漓尽致。

三

第一次被清照与明诚的真爱感动，是在大学里听老师讲述《金石录》后序。

先生用地道的秦音朗诵道：“侯起复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熟，

将卜居赣水上。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过阙上殿。遂驻家池阳，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灿灿射人，望舟中告别。”我的眼前便不断地浮现出清照站在赣水岸边向亲人告别的身影。

其实这是他第二次与明诚分手，前两年，金兵攻破汴京时，还在青州任上的明诚闻听家母去世，南下奔丧，就曾将形单影只的清照留在青州。直到 1128 年，脆弱的南宋政府任命明诚为江宁知府，他们夫妻才得以团聚。但是，随着金兵的南侵，明诚实际上在江宁任上没有待多长时间，就又接到朝廷任命他为湖州知府的诏书。明诚只身前往，夫妇再度面临分手的辛酸。六月的赣江沿岸，正是盛夏的日子，望着衣衫不整，精神如虎，目光灿灿射人的明诚，清照忽然地便有了一中不祥的诀别的预感。果然，七月就接到明诚赴任途中染病的消息，等到清照以每日 300 里的速度赶到健康时，明诚已经病入膏肓，垂危在即了。8 月 18 日，明诚在走过了他 49 岁的人生驿站之后，舍清照而去。一对文坛双璧就这样地结束了他们追求真爱的罗曼史。清照时年 46 岁。

在清照生活的那个动乱的年代，先后有三位才女为中国诗坛留下了璀璨夺目的篇章。一位是与清照几乎同时的朱淑贞，一位是比清照小了 40 多岁的唐婉。她们都不甘于理学名教对人性的束缚，都曾经有过自由的、浪漫的、玫瑰色的梦幻，她们的才情都曾经倾倒过爱着她们的男人。然而，无论是朱淑贞还是唐婉，她们都不曾像清照那样有过难以忘怀的相濡以沫的滋养。朱淑贞嫁给一个不思进取的地方小吏，他嗜酒如命，终日喝得酩酊大醉，他根本读不懂淑贞那些华彩旖旎的作品，更读不懂她的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而唐婉呢？她虽然与陆游有过短暂的比翼双飞，却仍然被封建的礼教所扼杀。她再嫁之后的心境一直是孤寂和悲凉的，她抹不去陆游在自己心中的影子，这才有了沈园相遇的壁上题诗。而清照毕竟与明诚度过了 28 年的爱海情波，又是那样地荡魂摄魄，那样地历经磨难，那样地心心相印。

我不想再去絮叨清照在南宋朝廷被诬曾向金人献玉壶的沉冤。清照在《金石录后序》已经说得很明白，那不过是一件像玉的“珉”而已。而清照作为一个女人，在丈夫去世后，与常人一样地经历了在战乱中避难的飘零和清苦。只是她毕竟是一位文化人，她的骨子里潜入了凛凛的“丈夫气”，这使得她晚年的作品于婉约中渗入了烈士的阳刚：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这是她与朱淑贞完全不同的人生态。朱淑贞的晚年是消沉的，而清照却始终站成一个风骨不让须眉的身影。她在漂泊不定的流离中，依旧“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南国的芭蕉，阴满中庭，却常常勾起她对北国风物的思念，让她彻夜难眠，“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她虽然身在南国，却难以忘怀“旧时天气旧时衣。”而她的一阕《渔家傲》，把她奔放、雄奇，

脱离世俗的性格一面永远地留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长河中：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这哪里有什么婉约？她的豪放，她的达观，她的远瞩，总让人想起滔滔东去的大江。

清照在诗与词的意象中，把自己化为一只扶摇九万里的大鹏，朝着理想的境界飞去。那里有秦皇曾经向往的蓬莱、方丈和瀛洲仙山，有与仙人们相伴的的大海波涛，有夜夜从海上升起的明月。这也许就是清照灵魂的归宿。

她微笑着面对惨淡的人生。

屈叹

时序过了小满，都市的街巷中渐次地便多了一道风景：当太阳从渭河水面冉冉升起的时候，沿街的小食铺里飘散出淡淡的粽叶的香味，借着晨风的轻盈在行人的鼻翼间环绕，撩拨起无边的情思；而马路旁乡村妇人们绣制的香包，这时候也总是拥拥挤挤，五彩缤纷地荡漾在初夏的阳光里、新绿刚密的树荫下和月季怒放的花坛旁。

哦！端午到了！

每年的这个日子，我心灵的原野上总是徘徊着一个身影，那散发吟的苍凉，那仰首问天的沉郁，那怀石投江的壮烈，是那么不可遏止地穿越岁月的风雨，步履疾疾地踩着《离骚》的节律，走进我的精神的、情感的、意识的世界。

屈原！不惟对我，对于国人，对于我们这个民族，都是一部深邃的、激扬的、多味的诗的哲学。

—

心与心的碰撞总是在遭遇了痛苦的通感之后。

还是在公元前一世纪一个雪落长安静无声的冬夜，因为李陵辩护而遭受宫刑的司马迁怀着“悲莫大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垢莫大于宫刑”的激愤翻开了屈原的《离骚》，那滴着诗人血泪的诗句让他夜不能寐：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而险隘。

岂余身之所惮殃兮，恐黄舆之败兮。

伴随着吟咏，两行浑浊的泪水涌出了司马迁的眼眶，那长长的叹息后来销金铄铁地浇铸成史家与诗人冲破历史帘幕的唱和：

《离骚》者，犹离忧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是的！古往今来，让文化人最痛心的就是捧着一腔诚信的情而不被权力拥有者接纳，怀

着一颗滚烫的忠心却遭到子虚乌有的诽谤，于是便拿了诗去浇那郁结在心底的“石晕木瘿”，就用牡蛎腹中的珠子做了诗的病料。当年“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一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屈原屈左徒大人怎么会料到，对自己信任有加的楚怀王会听信一位势利小人的谗言而对自己疏而远之呢？那似乎是一个偶然的起于青萍之末的故事。一大早，刚刚熬了一个通宵的屈原带着他起草好的国家宪令去朝见怀王，一路上他的脚步轻快而又矫捷，他的眉头舒展而又欢悦，他想象着君王看到这份关乎国家振兴的蓝图将会如何地兴致盎然，如何地豁然开朗，如何地再度树立起与西北强秦抗衡的自信。然而，他偏偏地就在殿门口遇见了那个势利的上官大夫。倘若他当时满足了这个不学无术之徒的好奇心，把写满了蝇头小字的草稿拿给他看；倘若他不像维护自己生命一样固执地夺过那刚刚杀青的竹简；倘若他不是那么锋芒毕露地蔑视眼前这个心理阴暗的丑类，那么事情的发展可能不会那么糟。而以“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安身立命的屈原，以“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而德馨的屈原远不如那个后来做了楚国内奸的上官靳尚对怀王心理揣摩得深透。于是，在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日子，靳尚大夫绘声绘色地把一缕诽谤的风吹到了老迈昏庸的怀王耳边。靳尚大夫选择了怀王心底最软处做了他击倒政敌的突破口。靳尚大夫忧心忡忡地说：

“大王啊！现在郢都城內没有人不知道楚国的宪令出自屈平的手笔，却不知道他是按照大王的思想起草文书的啊！而左徒大人更是居功自傲，以为楚国的大事‘非我莫能为’也。”

屈原不能为自己的清白辩护么？不能！当别人拿了向王权挑战的石头迎面击来的时候，一切的辨白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秦人大军虎视眈眈，战争的烽烟危机四伏，而被剥夺了参政权的屈原却只能在“种兰植蕙”中打发寂寥的时光，靠“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去抚平他经受折磨的心，靠一夜一夜地吟咏离骚去表白自己的冰清玉洁：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姱以鞿鞢兮，鞿朝谇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于揽茝。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不悔。

大王啊！臣常常为民生的艰难掩面而泣，臣虽然时时刻刻用道德约束自己，还是遭到了大王的抛弃。然而，臣并没有懈怠，仍然坚守着“蕙”般的道德操守，为了维护尊严，纵然九死也不会屈服和妥协。

在这个世纪的第六个年头初夏的午后，读着这承载着诗人回环复沓，回肠九曲，“反顾游目”，“往观四荒”的诗句，那断缢裂帛般的伤情，那碎玉焚卷般的愤懑，那怀瑜抱瑾般的刚烈，引我伏案嚎啕——为了一个伟大的灵魂，为了一位文化人的遭遇。

世界上从来没有孤立的偶然。屈原所选择的价值观，屈原所坚守的人生信念，屈原所具有的人格和尊严，都注定了他必然不见容于浊世。纵然没有楚宫殿门前与靳尚的遭遇，也依然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那是一位伟大者的孤独，一位求索者的寂寞。

“木秀于林，风必吹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嫉妒，这种瘟疫一样的病态心理，几乎在每一个历史的册页上，在我们这个星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剥蚀着人类的精神堡垒，消解着民族人文的光彩，让英雄流泪，让壮士喋血，让贤者寒心，让小人得志。黑格尔说：“有嫉妒心的人，自己不能完成伟大事业，便尽量去低估他人的伟大，贬抑他人的伟大使之与他本人相齐。”不过，我还要说，流矢止于瓿，流言止于智者。如果那位对臣下操着生杀大权的怀王是一位智者，如果他有着后来的唐太宗那样“兼听则明”的品格，哪怕他有着秦始皇在他的使臣姚贾遭到诬陷时给予辨白机会的耐心，屈原也不会用江水做了他躯体的坟典。

然而，诚如鲁迅所说，战士躺下了仍然是战士，而苍蝇终究是苍蝇。历史不会因为苍蝇们的喧嚣而改变自己的航道，英雄亦不会因为嫉妒者的诋毁而磨灭他不朽的光辉。岁月永远地把靳尚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屈原的身影却伴着滔滔的汨罗江水走向了新的世纪。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欣慰，暂时地终止了键盘“哒哒”的节奏奔到街头，不惜拥挤在人流里，买回了那青绿色的粽子，我惊异地发现，透过清晰的纹理，竟然看到了屈子倔强的、不屈的、刚毅的、深沉的眼睛。

那是灵魂的诗章。

二

古城矗立在广袤无垠的平原腹地，她的叱咤风云的辉煌，她的风流际会的豪迈，她的“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的气度，把博大沉雄的史诗意蕴千载不朽地注入了秦人性格的每一个因子。然而，她的后裔们在享受着祖先恩泽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够想起正是我们脚下这座号称“第一帝都”的城市，曾经与一位远在荆楚的伟大诗人的悲剧命运联系在一起呢？而又是怎样的把楚人追念先哲的风俗与自己的“尚武”情结矛盾而又协调地融为一体了呢？

一切的一切，都因了知识分子们“虽九死而不悔”的品格。

怀王十五年（前 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了那个曾经在怀王面前百般诋毁屈原的上官靳尚、令尹子兰等人为内奸，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然而，当怀王遣使者要秦国履约割地时，张仪却撕毁承诺，将“六百里”说成“六里”，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在今天陕西商州的丹江以北和浙水以南遭到秦军痛击，八万名将士的鲜血染红了丹水的浪花，八万名楚国健儿的头颅磨亮了秦军的剑刃，八万名楚

人的妻子儿女因此而失去了父亲和丈夫。

对于秦国来说，离间齐楚关系，是它远交近攻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对于赋闲在家的屈原来讲，这是一个让国家蒙受耻辱，让他义愤填膺的骗局。他的知识分子的热血再度地澎湃了，他的那颗悲凉的心再次地燃起了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的烈火，他把个人的荣辱和进退抛在一边，而自动请缨出使齐国，试图重修齐楚结盟。然而，就在他在临淄逗留的日子里，张仪又一次找到了靳尚和子兰，在对他们施以重金贿赂后瓦解了齐楚联盟，而怀王在内奸们的包围下，愈益地冷落了屈原。

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靳尚们自然不肯放过自己的政敌，终于将屈原逐出郢都，流放到了汉北。

汉水东去，不舍昼夜，却难以泯灭屈原对郢都的怀念，对君王的眷恋，他“眷顾楚国，系心怀王”。期待着君王醒悟；他一刻也没有放弃再回郢都的期盼，他曾经在一篇上书中三明其志，结果却只能望汉水而兴叹，观夕晖而怆然。

等到怀王三十年，他辗转回到郢都时，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咸阳，楚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

楚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历史学家关注的是秦始皇在经过长达十年的战争之后，终于在公元前 221 年，在这座城市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从而为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国家形态。

这是历史的必然，秦始皇的伟大就在于他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而屈原的伟大却在于他以身殉国的气节，我想秦皇闻之，亦当南面而拜。

他们的身影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廊中叠印成意象的山峦。

气节之与历史潮流，究竟是怎样一种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应当怎样透过这错综复杂的关系去诠释屈原的清醒和他留给我们的不尽惋惜？

那是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沿着湘水缓缓而行，他怀念舜帝的两位忠诚的妃子娥皇和女英，他轻轻地折下印着二妃泪痕的斑竹，久久地凝望，他觉得自己的此刻的心境与寻找舜帝而不遇的娥皇、女英没有什么两样。在一种无奈的心境下吟诵他的《橘颂》：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身固难徙，更一志兮。

……

有摇橹的声音自远及近地传来。

摇橹的渔父一眼就认出了屈原，问他你作为三闾大夫，为何落到如此的结局，屈原回答：“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故以放。”

他果真是清醒的么？数百年后，一位西汉的儒生贾谊被贬谪到长沙，于一个阴雨霏霏的傍晚到汨罗江畔吊唁亡灵来了。望着铺满雨丝的江面，贾谊忽生遐想：假如屈原以他的才能游说于诸侯，哪个国家没有他施展才华的舞台呢？

呜呼！贤哉贾生。倘若屈原当年别怀王而事秦昭王，人们也不至于年年包了青绿色的粽子去追念远行的英魂了。

而他流放的地方距秦国仅为一水之隔。他只要涉过汉水，就可以获得自由。

其实，在那个年代，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屈节辱格的行为。

别的不说，那位以他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而站立在千秋青史的老聃不就骑着青牛，到了周王朝的领地搭台说经了么？

那个后来做了秦国丞相的李斯，不也是楚国的上蔡人么？

这样说来，屈原也不是完全的清醒吧？他起码没有看到“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的趋势，他甚至没有楚国公子春申君舍人朱英那样的敏锐，他说，在我看来，现在还试图合纵攻秦，实在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这也许从一个新的侧面印证了屈原悲剧的命运！

三

秦人是在哪个年代把楚地吃粽子的风俗引进来的，我已无法考证。然而，我固执地以为，秦人当年在用血和火征服了荆楚大地之后，他们一定在为他们的金戈铁马葬送了一位才情横溢，一位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北方诗人的语言范式的杰出的爱国者而惋惜的同时，也为他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而震撼。他们追念亡灵的行为昭示了他们“定于一”的博大胸怀。

屈原不仅仅属于楚国，他属于我们这个饱经沧桑的多难的民族，属于我们这个辽阔的国度，属于我们这个星球。

我很懊丧。

我在街头购买粽子的时候，遭遇了文化的尴尬。

当一位穿着很入时的小学生撕开青绿色的粽叶大口的吞食那晶莹如玉的粽肉时，我不知

怎么地就变得多事起来，竟然以一个长辈的身份询问起吃粽子的缘由。然而，他的简捷的回答令我十分失望，他除了知道粽子因为包了糯米和红枣就十分好吃之外，似乎从来也没有人告诉他这和一个伟大的诗人的名字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

一种文化流失的悲凉充塞着我的胸臆。

记得还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从网络上看到韩国正在筹备把端午节申请为他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息，就是这种感觉。

一位哲人说过：“一个丢弃传统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一个墨守传统的民族是没有活力的民族。”

人们啊！记着，我们是屈原精神的传承者。

端午节，我们民族不朽的永恒的文化专利。

便纵有千种心绪更与何人说

城市在昨夜的梦乡中，静悄悄地下了暮春的最后一场雨。清晨起来，满地落红，叫人不免生出了怜香惜玉的心痛。想那万千芳菲，争奇斗艳，用它们的芬芳和风姿为这个春天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秀色。花开的日子，看花的人们盈陌满道，流连忘返，如醉如痴。然而，眼前这残香乱粉，又有多少有心者去关注和留意呢？倒是匆匆的脚步从它的躯体上踩过，那毫无顾忌，那不屑一顾，那冷酷无情，哪里还记得曾经的风里寻芳，曾经的雨中觅艳，曾经的月下探香呢？回到斗室，胸中只觉堵得慌，是一种“感时花溅泪”的郁闷。想写点什么，打开电脑，却是面对荧屏，心思渺无际涯，怏怏乎不知何云。只有那花的尘香于眼前恍恍惚惚地挥之不去，幻化成一双双幽怨的眼睛。

感谢朋友借着“朝雨浥轻尘”的清爽，为我营造了“薄酒一杯家万里”的思想驰骋。座是寻常座，酒是清淡酒，无须虚伪的客套应酬，无须谨言慎行的赧赧嗫嚅，无须察言观色的心理设防，一伙狂人借题发挥，心猿意马，宣泄着各自心中的块垒。由“出门尽是看花人”扯到“更著风和雨”，“零落成泥碾作尘”，由对于花的践踏说到对于人的冷漠，忽然地便想起唐朝一位名叫邵说的散文家曾经有感于看花者多而护花者少；用人者多而惜才者少，期待“壅土溉泉”的“明公”用孜孜以求名花的毅力，精心灌溉的度量，营构一个百卉竞艳，人才辈出的局面。贤哉邵公，就这样穿越时空的藩篱而与我们作了心灵的、文化的、精神的对话，就这样借着花的命运而“喻指”了对人的忧虑，就这样把古往今来让文化人反复诘问的命题打进了我们忧郁的心境——这是多么隽永而有深刻的人文情结。

然而，邵公同样如李白一样的充满了书生气和单纯的浪漫，他的期待，他的感慨，他的憧憬，他的梦想，总是被严酷的历史画面击得粉碎。还是那个宋代的柳永说得好：“便纵有

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文化人因此而活得分外地沉重，因此而总是负载着那么多的“难以释怀”。

—

我的思维借着酒酿的燃烧而复活着尘封千年的故事。

这是建元元年十月底的日子。

长安笼罩在一片萧瑟的秋意之下。灰色的云每日在都城上空铺出清冷的色调，偶尔有大雁排列着“人”字型的队伍从空中缓缓飞过，它们悠长的鸣唱与街市上卖炭翁的呼喊交织在一起，在驰道两旁的垂柳枝头久久地回旋，金色的叶片被风飘飘扬扬地撒向街巷的每一个角落，一夜间就落了厚厚的一层。只有未央宫、长乐宫墙外高大的桧、松和刺柏依旧傲然地迎风挺立，而在霜降以前还花团锦簇的月季现在被一盆盆冷艳的秋菊所取代。站在十字路口抬眼眺望，整个驰道成为一条金色的锦带。

董仲舒就在这样的秋日里，怀着一颗沉重的心离开了长安，前往江都赴任。回望秋日的长安城，他的泪水禁不住涌出了眼眶。

在听到皇上诏令天下郡国、诸侯和两千石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且要亲自策问的消息后，他很是振奋了多日，以为报国的机遇顺天应时地来到他的面前。

那是怎样精彩的策问啊！年轻的皇上在“制”中所表达的“永惟万事之统，忧惧有缺”的虚怀若谷，希望文学贤良们“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的思贤若渴，那些先王之法为什么到了后王那里就无法延续下去了，难道是后王们的做法背离了传统么？难道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就不需要损益增补了么？三代之王受命于天的象征是什么呢？那些所谓的灾异之变又是因何而起呢？董仲舒不禁领略了皇上的博学善思，更感受到心灵遭遇的激情。展开问卷，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洋洋洒洒地写了数千字的对策呈送给皇上看。显然，他的策对在刘彻青春的胸臆间撞击起思维的火花。还没有容他喘息，皇上的第二道策问就下来了。皇上把他对于历史的诘问和现实的思考提到了贤良文学们的面前。为什么同样的帝王之道，虞舜就能够垂拱而无为，而周文王却忙得连饭都顾不得吃呢？为什么同样的刑罚，在周代竟可以收到四十余年，囹圄空虚的奇效，而到了秦人那里，竟然“死者甚众，刑者相望”呢？皇上的这道策问对那些食古不化的策对者表示了明显的不满意，以为他们有的虽言世务却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有的虽然稽古溯源，貌似深邃，却都是些对现实无用的东西。皇上要贤良们不要顾及考课部门的态度，只管“明悉指略，切磋商之，以称朕意。”

董仲舒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这一道策对中，他不再回避现实问题，直言不讳地指出，皇上虽然效法先王，“亲耕藉田以农为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而百姓却没有感受到，就